



一個現報的故事

· 向生 ·

一座小山上，住着鹿、狼和鴉三個動物。牠們由於經常接近的關係，感情非常融洽，後來並結爲「義兄弟」。以年齡的長幼，身體的大小爲序，鹿是老大，被稱爲「鹿大哥」；烏鴉最小，是「鴉弟弟」；狼排行第二，就叫牠「狼老二」。

說起鹿大哥來，牠確有當「老大」的道德修養；不管是言談舉止，態度作風，硬是够作個小領袖。鴉弟弟雖然平時好說、好笑、好調皮，牠却有一份急公尚義的熱心腸，仍不失是一隻良鳥。惟有不成材的狼老二，牠不但不務正業，並好吃懶做，真是十足的壞傢伙。

爲了老二的胡作亂爲，牠們兄弟倆不知傷了多少腦筋，鹿大哥更常以老大哥的資格，苦口婆心的勸導，無奈老二的生性難移，始終只當耳邊風，沒有絲毫改悔的意思。有一次老二在山下闖了禍，惹的人們群起攻擊，槍棍交加，一直追到山上，並受了一點輕傷。論理這是罪有應得，但看在仁慈的鹿大哥眼裡，仍不免十分難過。老二的傷勢在大哥小弟的悉心調護下，很快的就復原了；同時牠那張吃慣了

肉餓嘴，也實在淡極了。

在一天傍晚，牠又跑到人家羊欄裏，偷來了一頭肥美的羔羊，牠便很客氣的對鹿大哥鴉小弟說：

「鹿大哥、鴉弟弟！來，咱們一起享受」。其實，牠就知道人家不會吃的。

「不，你自己『享受』吧！」牠倆同時回答。

老二也就不再客套了，便獨自大嚼起來。

這對鹿大哥是個很大的刺激：牠存心仁厚，富有同情感，平時不但愛護同類，並主張尊重一切弱小生命。今天眼看着老二把一頭活生生的羔羊，血淋淋的吞下去，心頭起了老大的反感。牠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，終於又對老二開口勸導：

「老二！咱們是知己兄弟，心裡有話不得不說明，可是我說了你可別生氣啊——」

「鹿大哥何必這麼客氣，小弟絕對尊重您的意見」。

「現在你吃了一頭羔羊，心裡是滿足了，可是，你知道因而喪失了一條和你同樣的生命不？……本來，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，就是不道德的事，何況你竟爲了滿足自己的口腹，去犧牲掉同

類的生命！……如果把今天的事翻過來想一想，你將會有一種什麼感覺？……」

「再說：你如再這樣下去，不但被騷擾的人們要設法制裁你，甚至連我們也將會受你的連累！你能忍心嗎？我總希望你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，兄弟們也好在一個過與世無爭的安樂生活……」

「是……，我一定聽大哥的話：從今天起，我絕對改過……」。鴉弟弟高踞在樹枝上，自由自在的刷洗着烏羽毛，聽到鹿大哥對老二的苦口勸導硬軟兼施，心裡既高興又佩服；但又聽到老二一疊連聲的「是……」，更是好笑。牠早知道這是老二口是心非的敷衍話。便從樹上笑詼起來：

「對對對！我佩服老二勇於認錯的精神，哈哈……」。

老二真的會改過嗎？不，一點也不會。牠仍是我行我素的照常做着壞勾當，只不過盡可能的不叫牠倆知道。

鴉弟弟的生性好動，整天東飛西跑的不大在家；有一天牠正在上空盤旋，聽到地面上有一種呼救的聲音：

「鴉小弟，快來救我呀，我被人家捉住了！……」聽聲音似乎是老二。

牠飛去一看，果然不錯，老二陷落在一個深達數尺的土坑——陷阱裡，自己無法出來。

「鴉小弟，我上當了，這是人家預置的陷阱呀！快來救我吧……」

中，和古今聖賢良師對語。這時，我可以發現快樂，安慰，與智慧。這豈不是人間快樂的事嗎？

紀念這光輝的日子，不禁給我無限的感喟！

一年來，在三寶的慈愛之下，我所感受的恩惠，如連綿不斷的雨水，滋潤了我的身心。這，這不是可感的嗎？這種溫情，是值得犧牲一切，貢獻一切……；盡管我們的處境是如何的黑暗困苦，但是我感激的恩情，刻劃已深；勇敢，向上，自信，希望，將燃燒在胸中會照亮黑暗。可是愚癡難化的衆生呵！你們那潔白無瑕的靈魂呢？不要被染上黑暗的惡行吧！使可怕的痛苦接近了你們，你們知道人類聰明的頭腦與靈活的手是何等的軟弱無力？醒來吧！醒來吧！跟隨在皈依佛陀的我們後邊立起來吧！善良的人們！

我的法名叫做慈蓮，我很喜歡這一個名字，蓮花在污泥中是清淨不染的，世界上惟有蓮花才能花果同有，也惟有蓮花所散放出的清香，才能超出世俗的氣息。但願這生命的花朵，開得更美麗芬芳，然後供養在三寶之前，以及散佈於一切的衆生。以達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」的心願。

清涼的晚風，陣陣的吹來，一顆流星，從天空迅速地劃過，我忽然憬悟，又送去一年了嗎？這短短的一年！啊！我望着長空，唇邊浮着輕鬆的微笑，多麼甜啊！

「這是你自作自受呀！我有什麼辦法救你！」

「無論如何，望你看當日的份上——我的好弟弟。」牠幾乎是聲淚俱下了。

「這並不是我不救你呀，實在是愛莫能助啊！」

「嗚嗚嗚……」牠真的哭起來了。

「好吧，你等一會，我去請鹿大哥來商量商量看。」……

鴉小弟飛去不久，便陪着鹿大哥一起來了；仍是一籌莫展，無能為力！最後，還是狡猾的老二想出了一個損人利己的辦法。這個辦法是叫鹿大哥也下去，牠利用鹿大哥高大的身軀作「墊腳石」，便可逃出陷阱了。於是，牠就很委婉的對鹿大哥說：

「大哥！我之所以跳不上去的原因，就是土坑太深，體力不夠的關係；如果有點什麼墊着腳的話，那就毫無問題了！……」

鹿大哥聽了點點頭，沒有說話。老二在下邊又開口了：

「咱們是最要好的兄弟，小弟的事情，也就等於是大哥的事情；如果大哥樂於救小弟的話，我想請大哥也下來，咱們倆好一起跳上去——大哥看怎麼樣？」

「好……我絕對樂意。」鹿大哥說完，便毫不考慮的跳了下去。

就在這剎那間，老二以十分靈活的動作，縱身跳到鹿大哥背上，再一跳便脫離了土坑，重獲了自由。

。可是，等到鹿大哥想跳上去的，已經是辦不到了！

論理這個責任應當是老二負的，因為鹿大哥的陷身坑中，完全是爲了救牠。但是，牠獲得自由後，不但不爲鹿大哥的被困着急，並且漫不經心的說：

「如果你自己跳不上來的話，就在底下等一會吧，總歸天還很早。我已經是兩三天沒有吃東西了，肚子裡餓的急，讓我先找點食物吃了再說吧。」說完了這段毫無良心的話，不等鹿大哥回答，更不顧鴉弟弟的高聲叫罵，竟自大搖大擺地走了。走了幾步牠又想：現在天還沒有黑，到那裡去找東西吃？不如就在附近等一會，反正鹿大哥是活不成了，等會人家把牠宰割了，腸胃五臟是會扔掉的，就拾點充飢也是好的。主意打定後，便找了一個隱避的所在躲藏起來了。

這時鹿大哥在陷阱裡的團團轉，連一點主意都沒有，只有等待一死！還是牠那最莫逆的朋友鴉弟弟，急中生巧計，却想了一個很理想的辦法：

「大哥！該死的老二牠是不會回來了，只有靠你來解決這個難題。」說到這裡，牠又慎重地想了一下，才接着說：「你自己既跳不上來，我又拖不動，用我們的力量解決不了，那只好用智了；現在我設想了一個很好的妙計，準叫自稱爲『萬物之靈』的人上當——」。

「恐怕不會這麼簡單吧！……其實，此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，那

就試一試命運吧！唉……」。

「計謀是這樣的：你得睡在坑裡裝死。可是：裝死要裝的像，要閉住氣，合上眼睛，把肚皮鼓的大大的；我再到外邊啣些豆腐渣，或其他白色的東西，放在你的眼角、鼻孔、口腔上，作爲蒼蠅生的蛆。人家看到這種情形，便會誤認你在坑內日久餓死了；拖上來後，就會再用繩子綑綁了。到那時候，我站在樹梢上跟你傳遞訊號，聽到我的叫聲你就起來跑，不是就達到目的了嗎？」

「妙計，妙計！你真聰明，我親愛的弟弟！……」

一切準備妥當，已經是紅日西垂，將近黃昏了。

待了不久，果然有幾個農人從村頭上起來。

他們發現了陷阱中的俘獲，便齊聲吆喝：

「捉住了！捉住了！不是那隻萬惡的狼，而是一頭美麗的大鹿……」。

有的看見鹿已死了，便以埋怨的口吻說：「我說早一天來看看吧，你們都不來！你看：現在都生蛆啦，那還能吃？」……

「或者還可以，最多死了不到兩天」。

「不管能不能吃，起碼得把牠弄上來呀！」

這句話提醒了大家。於是，他們便七手八腳的把死鹿從坑中拖出來，看看還沒有腐爛，僅只是死了。這時他們又有了興趣，有的回去

找刀子，有的回去拿盆子，準備着剝皮分肉；最後只留下一個人看守着。

這是千鈞一髮的時候，鴉弟弟在樹高頭看的清楚，認爲時機已到，便放開喉嚨，啞，啞，啞！三聲大叫。鹿大哥聽到訊號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起來就跑！

鹿大哥這場意外的災難，就這樣意外地又解除了。

鴉弟弟畢竟還改不了調皮的性子脾氣。已經達到了目的，牠還不走，牠一定要把這場「熱鬧」看到底。並且得意洋洋地在樹上大唱大叫，藉以表示對人類的無能諷刺，對自己的勝利慶賀。

「這個東西真討厭透了！」那個站在坑旁邊的人，對着樹上狼狠狠地罵了一句。

一隻到手的大鹿又被跑掉了，他本就一肚皮氣惱，又聽到烏鴉亂吼亂叫；更加重了他的火氣。他一口氣跑回去摸了一支槍，對着樹上「碎碎碎」一連就是好幾槍。其實，鴉弟弟看情形不對，早就飛了。無意中却驚動了伏在附近的老二。

老二聽到槍響，不知是出了什麼岔子，心想：快跑吧，別再被人捉住了！實際上不跑還好，這一跑却被持槍的人發現了。他把手中的槍稍一調正，對準飛馳的目標，砰的一槍，那隻無惡不作，毫無良心的狡狼便應聲倒下了，鮮血染紅了泥土，也染紅了青草！

作惡的終必自食其果！
四四、六、二二、於無憂病舍。